

蘇聯英雄



魏林斯基 著

查斯郎諾夫

—別洛露西亞遊擊隊長—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



在鎮裏的巷間，在樹林的邊際，都聽見遠遠傳來的火車汽笛聲，嗚嗚長鳴。查斯郎諾夫想道：當站在火車頭旁邊時，覺得它的鳴聲森然震耳，可是現在從遠方傳來，它的聲音却像牧童吹笛一般，尖細柔和，清晰悅耳，使人愉快。汽笛聲沒有即刻息止，而在自由的寒冷空中隱約長鳴不已，令人覺得處在廣濶的空間，茫茫無際。

轉瞬間，鐵路工人鎮上的房屋從黑暗裏現於眼前了。查斯郎諾夫走過熟識的衚衕，穿過一個過道院，走到了不大的曠場上。有一個崗兵在一所樓房門前走來走去。他一聽見腳步聲立即站住了。查斯郎諾夫走到他跟前用德國話問道：

——我可以不可以見見長官？

崗兵拿手電燈向查斯郎諾夫照，在淡黃的小燈光下只見一個人，身穿鐵路人員大衣，頭戴鐵路人員帽

子，臂腋下挾着一個黑皮包。這個德國人把查斯郎諾夫仔細打量了一遍，就放他進去了，且向傳達室那邊喊道：

——有人見站長大人！

當查斯郎諾夫被引到辦公室內時，波羅沈斯克鐵路總站長正坐在桌前辦公。這是個又瘦又高的德國人。他的高大身材，甚至在他坐着的時候都可看出來。他的瘦顯不住地運動。站長喜歡嚼薄荷糖。查斯郎諾夫趕快脫帽鞠躬，然後說道：

——站長大人你好。勞動介紹所派我來見大人。我是工程師查斯郎諾夫，以前在波羅沈斯克火車修理廠當廠長…

——現在呢？——德國人打斷查斯郎諾夫的話，厲聲問道。

——現在，站長大人，我是從維亞茲瑪逃跑出來的，當俄國人退却的時候被趕到那裏去的…

——難道你不是俄國人嗎？——站長聽見查斯郎諾夫講到「俄國人」就如同講外人一樣，而不覺有些高興，於是就很有趣的這樣問道。

——站長大人，問題不在於民族的關係。只是因為我不願意在蘇維埃鐵道上作工。大人要知道，他們…

——查斯郎諾夫好似同諒解自己的人談話一樣，親密的變為誠懇的口氣說道：——要知道，他們…給的工錢是很少的。站長大人，我很相信，你是會看重我的，會公平報酬我的勞動的，自然，如果…如果你需要我工作的話…

站長留心把查斯郎諾夫觀察一遍。他口中含的薄荷糖已經化完了，兩顫也不運動了。他目光炯炯，毫不客氣的看着查斯郎諾夫，從頭到脚注視了一遍，無論是他身上的舊大衣，無論是破皮包，無論是破了後跟的皮靴都沒有越過他那尖銳的眼光。然後站長就按一按電鈴叫道：

——石同甫！

大概石同甫離此不遠。他馬上就進來了。

——石同甫，你認識這個人嗎？

石同甫認得查斯郎諾夫，而查斯郎諾夫也認得他。石同甫原來在波羅沈斯克火車修理廠作工，當德國人來到的時候，他留下了沒有走。石同甫看了看查斯郎諾夫，回答道：

——站長大人，正是，我認得，他是工程師查斯郎諾夫。他先前是這裏火車修理廠廠長。

——他是共產黨員嗎？

——站長大人，不是的。他不是在黨的。

——你確實知道嗎？

——當然哪，站長大人。——石同甫微微一笑，這表示他自重的神氣。——不過，他替波爾什維克作工作得很好。他比有些共產黨員作工作得還好…

——難道這不好嗎？——站長望着石同甫試探道。

——不… 若是替我們這樣作工的話，這是好的，若是替波爾什維克這樣作工的話那就不好了。他曾領過獎賞，我們的火車修理廠的工作佔了第一位。

——請讓我說句話，——查斯郎諾夫假裝諂媚的神氣說道。——我作工爲的就是這個，爲的是得獎。如果他們給我報酬，我爲什麼不好好作工呢？誰給我錢，我就替誰作工。我是專門家，我不是政治家。我是製造火車頭的。如果給我好的報酬，我就好好作工…

站長把手一擺，打斷了查斯郎諾夫的話，說道：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我們很清楚你的一切事情。尤其我們很好知道，你很積極地幫助波爾什維克運走了火車修理廠中的機器和財產。你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站長大人，——查斯郎諾夫問答，——我怎能不這樣作呢？

——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站長喝道。
——我問你什麼，你就應當回答什麼。你究竟爲什麼幫助了波爾什維克？

——站長大人，我是個專門家。不在黨派的專門家。我上邊有長官。他們有命令，我就得執行。如果我作了什麼可懷疑的事情，就會把我逮捕起來，那我就不能回到我的火車修理廠來了。

查斯郎諾夫默然了，站長也默然了。站長目光炯炯地仍然望着查斯郎諾夫。直望得查斯郎諾夫有些不自然了。但是，他經受住了這種刺人的眼光而仍然鎮靜地坐着，表示自己是非常坦白的。

——那好吧，——站長終於說道，——我們需要人。你就開始作工吧——到煤站去作工。當工頭。

——對不起，站長大人，查斯郎諾夫柔和地說道，——可是，我是工程師，我不是工人。據我所知道的，還沒有一個蘇維埃的工程師在你們這裏作工，如果你們不需要我這個工程師的話，我可以去另找工作。要知道，轉到德國政權手裏的不僅是我們的火車修理廠……——他說到這裏，就不說了，只表示尊敬大人物的神氣，而同時又表示他是說出話來就不肯讓步的人。

德國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他這裏確實沒有工程

師。在本站上，一般是需要人的。並且此人也不令人特別可疑：專門家按照自己的心願和利益選擇位置。

——那好吧，——站長說道，——你就擔任俄國火車頭隊的隊長吧。你要好好表現你的工作。可是你要小心，如果看出你有一點毛病來，那是不會寬恕的。我是說了就算的。你的每一步都逃不過我的眼睛的。要強迫你們的司機師好好工作。能以誠實作工，我們就會提拔你。去吧，明天早晨來見我……——站長站起來了。

——對不起，——查斯郎諾夫說道，——還有一個問題。俄國火車頭隊隊長領多少工資呢？

——工資嗎？ 呵，原來這對你是最重要的問題，——站長微笑道，——工資嗎？那末……馬克…二百。夠了吧？

查斯郎諾夫也微笑了，但是，這種微笑好像是表示，他懂得這位長官是開玩笑的。——二百？ 站長大人，我想這是一禮拜的工資吧？對不對？

——什麼，八百馬克？——站長驚訝地望着查斯郎諾夫。——朋友，不行，這未免有些太多了。如果你努力工作，過一個月，給三百。你也不用爭。去吧…

查斯郎諾夫深深鞠個大躬，就向門口走去。站長又叫住他：

——說句閒話吧，查斯郎諾夫先生，你會下棋嗎？這裏沒有一個人會下棋。

——正是，站長大人，——查斯郎諾夫已經帶着下人的神情慎重答道，——是的，我會下棋。大人若是高興，有空的時候，情願奉陪。我可以去吧？…

蘇維埃的工程師查斯郎諾夫就這樣僱給德國人服務了。

二

一九四一年冬，當查斯郎諾夫去給德國人服務的時候，他才三十二歲。在後二十三年中，他都是作工和學習。他自九歲時即當了牧童。過了四年，他離開拉特科沃家鄉而到了巴列其業村。該村裏一個皮匠收他為學徒。他給人家釘了二年粗笨鄉下皮鞋。後來進了維里克魯克技術職業學校，畢業後就開始了獨立工作的年份：銼匠，副司機，司機，匠師，工程師，火車修理廠廠長。查斯郎諾夫是與國家，與國家的工廠、鐵路、大學等等一同長大起來的，並且他的生活也是與其祖國的生活一同提高起來的，——他和祖國都是在寬廣大道上和無限可能底陽光下滋長起來的。當德寇的污蹄踏到別洛

露西亞土地上的時候，查斯郎諾夫就與鐵路上的優秀人員一同離開了波羅沈斯克。可是他卻沒有離開自己親愛的別洛露西亞。他把自己的工友集合到跟前向他們問道：

——同志們，我們是不是要幹？

他們回答道：

——要幹。

隊伍組成了。這支隊伍就在德寇佔領的區域內，離前線很近。查斯郎諾夫對自己的隊員說道：

——斯大林同志說了，要組織破壞團。我想出一個計劃。我們要回去，回到火車修理廠…你們以為怎樣？

他向同志們環視了一遍。他們都默然思索着隊長的話。查斯郎諾夫等着。他喜歡讓別人對自己想作的事情和決定加以思索。首先答話的是契巴——波羅沈斯克車站的司機。

——是，這個提議是很對的。在這裏固然也可打德國人。可是我們到那裏就更有用處…我認為應當去。

於是查斯郎諾夫就給黨裏一位主要工作人員寫了封信。很快得到了回信——邀查斯郎諾夫去接頭。當接見時，他報告了自己的計劃，敘述了隊員的情形。他的提

議通過了。他得到一些建議和指示。臨別時緊緊與他握着手，說道：

——查斯郎諾夫同志，你是勇敢的人。你能為祖國效莫大之力。祝你順利。請你記着，無論你在什麼地方，我們永遠是與你一起的，我們始終留心注視着你的工作…

與查斯郎諾夫同去的有三十五個人，其中有與他很熟識的工人：拉特科，巴爾科夫斯基，彼得，安得列，契巴。他們籌得了炸藥和炸雷。還有兩架手機關槍，兩枝自動槍和一些步槍。籌得了糧食。然後用雪車拉着就起程了。

這是艱難的行程。當時德寇正開始向莫斯科進攻，沿一切道路和林中小徑，到處都有軍隊繼續開往前綫。天氣開始冷了，隊伍繞道前進，以便越過迎頭來的部隊，有時隱藏在森林中。行程遷延起來，吃糧完了，鞋也破了。初霜已降，天氣嚴寒，而隊伍竟在整個星期內沒有煮過一次飯，沒有取過一次煖。有一次休息之後，女看護員顧世娜走到查斯郎諾夫跟前說道：『查斯郎諾夫同志，——有幾個人不能再走了。他們的腳已凍壞，走不到了。怎樣辦呢？』

查斯郎諾夫不用她說，就很知道隊伍中有些人走疲

憊了。連他自己也覺得很難過，身上發燒，背痛。他把隊員召集一起說道：

——我知道，往前走，日益更加困難。我知道你們中間有凍壞了的。當然這樣前進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知道，我們是往什麼地方去的。我認爲，現在若退却是可恥的。退却——就是違背自己的誓言。應當前進。

——你說的可容易，——一個游擊隊員嘟囔着說道。可是我的脚像木頭一樣… 爲什麼要往死處走呢？反正是活不成，會凍死的。應當轉回去。

查斯郎諾夫一言未答。他坐在雪地上，脫下自己的皮靴。解開脚布。隔着一層灰色粗紗就看見了腫得像發麵一樣白亮亮的脚趾頭。——你們說，我說的可容易，——他很鄭重地看着周圍的人說道。——也許我說的容易，可是走起路來我與你們是一樣困難。不過我仍然前進。但是我不勉強任何人。誰若覺得力量不夠，誰就回去。誰有把握，誰就跟着我走。

他小心纏上脚布，穿好皮靴就站起來走到旁邊了。

繼續西行的有二十九個人。六個人轉回去了，因爲他們的身體已弱到極點。

冬季行軍艱難的時日又延長起來了，經過佈滿敵人的樹林、雪深無路、寸步難行。

衣服都濕了。飢寒交迫，每秒鐘都有遇着德寇隊伍的危險。他們是追着脚印魚貫而行，查斯郎諾夫在頭前走，契巴走在最後邊，他扶助身體最弱的人們，鼓勵他們，幫助走不動的人拿槍、背包裏。後來偶然碰到樹列伊金底游擊隊。真是快樂無窮——土房子，熱湯，炒馬肉。可是，這個會見也出了大不幸。樹列伊金給了一個引路人——當地居民弗米契夫，而此人是個叛徒，竟將巴爾科夫斯基和拉特科引到德寇部隊底司令部去了。他二人都被德寇槍殺了，隊伍幾乎未能逃脫。現在只剩下二十七個人了。

可是這二十七個人却是強悍的。他們克服了飢餓，寒冷以及步步有碰到敵人的危險。他們默然走着以便節省氣力，並且學會了彼此以手勢和眼色示意。他們這些身體削瘦而且是凍壞了的人，都為一個力量——查斯郎諾夫底意志所團結，竟像一部自動機器一般向前進。他們竟然走到了波羅沈斯克區了。司機羅德尼科夫將他們領到他姐姐住的村莊中。把炸藥、武器、子彈都藏在那裏。他們在農民的熱爐上溫暖了兩天，休息好了，手脚也醫治好了。然後查斯郎諾夫將隊員分為小組，派到鄰近各村去，而他自己與契巴就往波羅沈斯克去了。在波羅沈斯克又同契巴分了手。契巴去找自己的兄弟，查斯

郎諾夫——往勞動介紹所去了。他曉得德國人很需要鐵路工人，並且他們對於當地火車修理廠底前任廠長定會注意，一定願意利用他。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他報了名，很快就被派到總車站去了。他來見了站長，在他那裏談了一些話，結果查斯郎諾夫就爲德國人服務了。

查斯郎諾夫工作很熱心，他專找司機和幫手的毛病，責罵他們。他與德國司機們很要好，這些司機自己不作工專押火車頭，監視俄國人，若一發現他們有可疑行爲，即行搶斃。他步步也見到有人監視着自己，所以他特別小心。他很難令人懷疑，因爲沒有人比他更努力工作的。他幾乎沒有離開過修理廠，並且自己表現得極其嚴格，克己，和自尊的心情。站長請他下過兩次棋。

查斯郎諾夫不僅責罵自己的司機們，同時也注意他們。他很留意人們的驚奇眼光，因爲這些人早就認識他，而却不明白，這個忠實的好人怎樣能會叛變。但是他有時也留意某些老工人的俏皮眼色，並看出來，他們是猜透了，會了解他的。於是，查斯郎諾夫底眼睛轉瞬一亮，這是幾乎看不出來的，但是需要看見這種眼色的人就看見了。查斯郎諾夫看出來了，在他開始工作時，所發生的那種警戒情形已經過去了；人們都用安靜的眼

光看他了，當他責罵他們作工作得不好的時候，他們也就不生氣了，好像是說：

——我們明白，我們明白，工程師同志，我們一切都明白。可是爲什麼你要遲延呢？還不到時候嗎？

但是還不是時候。查斯郎諾夫每天夜裏總是思索着一天內所經過的一切事情，斟酌了站長，衛隊長，站崗的，德國的司機等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他分析了過去一天之內的一切事實，在他周圍的人或是監視他的人們底每一舉動和每一視線。他等待着。

過了一個月，有一次站長在贏他一盤棋之後，說道：

——從今天起，每月給你三百馬克。除此之外，爲表示我們相信你起見，你有權自己僱用俄國工人，我們需要人，請你竭力把修理廠以前所有的舊職員都招回來作工才好。

查斯郎諾夫帶着自尊的精神感謝了站長。他在這一個月之內，找到了行動的正確路線，想出了同德國人談話的態度，聲調和微笑。他幾乎不能忍耐的走出去了。

過了一天，契巴與安得列已開始擔任副司機的工作。他委派彼得擔任供給水的主任。不到一個星期，查斯郎諾夫底游擊隊的二十六個隊員都先後上工了：有

的擔任銼匠，有的擔任司機，有的管抽水機，有的管轉轍機。

在波羅沈斯克和斯摩稜斯克之間的一大段鐵道上都佈置了查斯郎諾夫的隊員。隊伍增長起來了。其中已有一百人，司機，銼鐵匠，裝煤夫，轉轍夫，掛車工人等。這一百人不倦地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着在波羅沈斯克和斯摩稜斯克之間的運輸工作。當查斯郎諾夫覺得自己有了力量，看見了自己有信仰，就知道已到動手的時候了。於是他向開車回來的契巴說道：

——動手吧！…

三

當天夜間，契巴到羅德尼科夫底姐姐那裏去了。他從那裏帶來了幾麻袋土豆子，麻袋裏面裝着炸藥。查斯郎諾夫在伊里亞住宅中接見他，伊里亞是在煤站上作工的。伊里亞在門前台階上坐了兩點鐘，而查斯郎諾夫向契巴講出了軍事破壞的整個計劃，這個計劃是他在一個月期間規定得極其詳細的。契巴極用心而且驚奇地聽着。他對這位工程師佩服極了。彷彿沒有那一個細節不是由查斯郎諾夫所考慮過和計算過的。他預先考慮了一切。

——無論是各人間的連絡，無論是轉運炸藥的方法，無論是進行軍事破壞的方法，一切都是籌劃好了。初次看來，查斯郎諾夫的計劃似乎是很單純的，在基本上，他把游擊隊的任務歸結到一點，就是破壞火車頭。可是，他越是詳細地向契巴講自己的計劃，就越明顯的現出，對於將來行動之極深刻的考慮以及其各種不同的形式了。

——契巴，你明白嗎？——查斯郎諾夫說道，——我們不能只限於一個地方活動。只破壞列車還不夠：他們會把壞的收拾起來，新的列車又可通行。只破壞火車頭還不夠：德國人還可以找到其他火車頭。只破壞交通還不夠：經過一兩天之後又會恢復起來。必須要經常有系統地破壞列車。必須要整批，成十的破壞火車頭。必須要每天破壞交通，使德寇不能運送人力和軍用品。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應當佈置得很好，無論在起初，無論在幾十次之後都不致被破獲。

他把秘密工作，把各種各樣的方法一再說給契巴聽，他說到要在各種不同的地方，經過不同的人並在不同時間內來進行軍事破壞工作。然後他又教契巴和伊里亞作一種能夠成事而且不致引起德寇懷疑的炸雷。

——你看，這是怎樣簡單的東西，——查斯郎諾夫把製成的炸雷放在桌上說道：——毫無阻礙的起作用。

如果落到爐篋上，就會使爐條炸碎。如果碰在鍋爐上，鍋爐就會炸壞。無論是第一種情形或是第二種情形火車頭都會停止的，大家都知道，沒有火車頭，車箱是不會行動的。因此，若能使炸雷在半路上爆發，那是最好的了。列車停在途中，需要再派一輛火車頭來。這樣一來，鐵路就要在十點，十五點鐘內不能通車，有時竟在一晝夜間不能通車。你看好不好？

工作開始了。把炸雷從村中運到煤站裏，又從煤站經過自己的人拿到火車頭上。於是車頭鍋爐爆炸的事情就日益發生起來，爐條被炸雷炸斷，這種情形還稀少，而最常見的是更厲害的爆炸，往往當被炸毀的火車頭運到修理廠時，竟使查斯郎諾夫伸手嘆氣。也有過不遇破壞的日子，可是到第二天就會有三四個，甚至五個火車頭被炸壞的事情發生。查斯郎諾夫去見站長，向他堅決說道：

——站長大人，如果貴警察再不採取辦法，那這些游擊隊就會把我廠內的火車頭全都破壞。在這種條件下我要拒絕工作。暫時我們還可以修補臨時的損失，可是，若這樣繼續下去，交通就會停頓的。

可是站長却不願意聽查斯郎諾夫底話。而喝道：什麼你們的火車頭！讓它們在修理廠都炸毀了，也不算什

麼。可是這都是在路上發生的。你懂得，這是什麼意思！這是障礙，阻寒交通。軍事指揮部對我大發雷霆，說我們破壞了他們的運輸工作！…

查斯郎諾夫恭恭敬敬地聽着，並點頭表示同情。暫時還沒有令人懷疑他。在最後兩個星期內，自從這些車頭鍋爐爆炸開始以來，他一次也沒有離開過修理廠的範圍，一次也沒有到過火車頭跟前，如果沒有德國人在旁邊，他就不敢在鏗匠跟前稍停一刻，不敢同俄國司機單獨講話。他雖然不令人懷疑他，但是無論如何，總有人緊跟着他，沒有一分鐘放鬆他的。這是最緊急的關頭，這所考驗是須要經受住的。甚至若有一點可懷疑的影子，馬上就會破壞全部事情。查斯郎諾夫就極力避免令人懷疑他。契巴有最詳細的指示，他是能獨立行動的。

在頭一個月中，查斯郎諾夫手下的司機們就破壞了五十輛火車頭。於是在波羅沈斯克街上貼出了告示，為通緝當地游擊隊的可恨的隊長，曾懸賞五千馬克和一隻金錢。

——太少了，——查斯郎諾夫讀了告示這樣想道，——大概我所值的要多些。

德國人開始把大的煤塊打碎，在其中尋找炸雷。但是火車修理廠工人的妻子們學會了巧妙地製造炸雷，她們

所製的炸雷，即令經過祕密警察的手而也絲毫看不出來。

但是，此時又開始了另一種事情使德國人大不痛快。變化不同的計劃開始起作用了。司機們使車頭上的射入器，蒸汽唧機，總管器，分氣機以及壓油機等都凍住了。然後游擊隊員們又從火車頭中向鐵路上和轉轍機上潑水。於是在鐵道上結成了冰堆，使火車碰上就出軌。然後就有三輛火車頭倒下去並碰壞了其他三輛車頭。後來在一次轟炸的時候，有兩輛火車頭在轉車周地方翻倒而毀壞了。後來又有炸雷在一輛鐵甲火車頭的鍋爐中爆炸了，這輛鐵甲火車頭是才修理好的。有一掛運軍隊的列車炸毀得特別厲害。這次爆炸是在一個轉彎的高地上發生的。列車翻倒在路身陡坡下，所有的車箱幾乎都被摔破了。死者三百，傷者約有三百。

有一大隊祕密警察來到了波羅沈斯克專門捉拿游擊隊員。為獲得游擊隊長底首級的懸賞增加了一倍——一萬馬克。所有這一切辦法都無濟於事——查斯郎諾夫底計劃之力量是在於最嚴格的祕密工作，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和出其不意的襲擊。查斯郎諾夫活動的第二個月，有六十三輛火車頭來到修理廠中修理。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列車毀壞，很多抽水機，轉轍機以及各種機器損壞的事件發生。

四

蘇聯的轟炸機開始來襲擊波羅沈斯克總車站。他們每當夜間飛來，炸彈的轟擊，震天動地，失火之處，赤光騰空。查斯郎諾夫下令把手電燈藏在烟筒中或流水管中，給飛機師作信號。從地上是看不見的，而飛機師看來，則是猶如觀掌。

有一次在車站上，傳出了蘇聯的飛機快到的消息。在那一天，這種信號應當開始起作用。當空襲警報一來，查斯郎諾夫立刻就同軍官，衛隊長到地窖裏去了。他在那裏一直坐到轟炸完結為止。當他同軍官出來的時候，只見一片可怕的破壞景象：這是他的信號之功勞。翌日早晨，查斯郎諾夫被捕了。

這是第八次解他來見這位不久才來到的祕密警察長。當祕密警察長一來到這裏，就不喜歡查斯郎諾夫，並且公開地認為他是實行軍事破壞的罪人。但是祕密警察沒有證據，而查斯郎諾夫又神氣鎮靜，態度強硬。

這一次有人報告了信號。祕密警察長一見查斯郎諾夫就大罵不止。他在房中跑來跑去，罵了很久，終於拿起皮鞭向查斯郎諾夫打來了。工程師舉起手，擋住說道：——請住手！你懷疑我給飛機作了信號嗎？可是要

知道我是同衛隊長在地窖中坐到空襲完結才出來的。

這個軍官叫來了衛隊長，後者樂意證明，查斯郎諾夫是同他坐在一起的。軍官很不滿意，但也不得不講和了。

——查斯郎諾夫先生，請原諒我。——他說道，——對不起，請你不要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裏。

於是他就完全改變態度來講話了。查斯郎諾夫是蘇維埃的工程師。他可以同工人們親近，能夠知道很多事情，尤其是可以偵察這些軍事破壞的組織中心所在地。——我很知道，在這裏有很多游擊隊活動，——軍官說道，——我也知道，有一個中心領導他們。你若能把這個中心告訴我們，你就可以到德國去，享榮譽，我們給你錢，不虧你的功勞…

他對於這個題目說了很久，而查斯郎諾夫答應想想看。要知道工人們是不相信他的。他要看一看，是否能有什麼辦法。經過幾天，他就會說，他會來告訴的…

——不行，查斯郎諾夫先生，軍官笑嘻嘻地看着工程師說道，——我願意每天看見你，也許你今天就會打聽出一些事情來，再不然明天也可以。我請你每天早晨來見我，時間大概… 在九點到九點十五分之間…請你就在這個時間來見我。你同意嗎？

這並不是請求，這乃是命令！查斯郎諾夫聽了，默然鞠了一躬。當他走到街上的時候，他看見在對面有一個人，這個人追隨着他走了一天，也沒有離開他。查斯郎諾夫託伊里亞給契巴傳了一個信，邀他晚上到澡堂裏去洗澡。奸細把工程師送到澡堂門口。查斯郎諾夫站在水漬子下面，低聲同契巴講了話。然後，把自己的黑大衣留給契巴穿，而穿了契巴的白半身皮襖。把領子豎起來，躲開那個奸細而逃走了。

契巴與兩個司機——阿列克謝依和米哈依爾——過了三天以後在波羅沈斯克五十公里之外的一個村莊中，看見查斯郎諾夫的時候，契巴帶來了一張從火車修理廠門上揭下來的告示：德國人為取得查斯郎諾夫底首級懸賞五萬馬克。

五

太陽光線透過稠密榆樹底枝葉照着一團人，現出一幅圖畫。他們的服裝極其亂雜。軍服有的帶領章，有的無領章，皮褲子，呢子上衣，由軍大衣按農民的風味改造的短襖，棉褲和輕麻布襯褂種種不一。一個戴邊防軍綠箍帽子的人坐在樹樁上，細心傾聽着同自己談話的人

講話，兩隻英明的黑眼睛注視着他們。當他們都說完了話，他站起來了。他身穿一件普通的短大衣沒扣着扣子，穿一雙皮靴。皮帶斜掛在肩上。左邊掛着一個皮包，右邊掛着一枝盒子槍。

——這就是說，一切都明白了，——他說道，——只有乘其不備，齊心竭力實行襲擊，事情才會順利。那裏的防守是強悍的，因此，搏鬥將是激烈的。不過薩沙是慣於作激戰的，——他溫柔地向依在一株樹上的一位青年游擊隊員瞟了一眼，——他是可依靠的。不過，要好好放火把庫房燒掉，不讓救熄……——他微微一笑。

很難認出這位指揮官就是曾在波羅沈斯克火車修理廠爲德寇服務的那位工程師查斯郎諾夫。現在他已到了自己人中間了，所以他也就完全成另外一個人了。

工程師查斯郎諾夫失蹤了，再沒有他了。他變成一位勇敢，大胆的游擊隊長考俠大爺了。他是一位大指揮官，調度寬廣，眼光遠大的人物。

查斯郎諾夫雖然離開了波羅沈斯克，而並沒放棄自己所選定的鐵路：此後又從外邊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查斯郎諾夫底人離開火車修理廠同他進入森林以後又炸毀了六十五輛火車頭，翻倒了不少的火車。查斯郎諾夫離開波羅沈斯克之後，就到了自己祖國底寬廣自由的田野和

森林中，使他有了極大的可能來活動，有成千上萬的同鄉住在他的周圍，他可以更自由地行動了——沒有德國奸細追隨其後了。於是他就擴大了自己與附近村莊農民的聯繫，與鄰近各游擊隊聯絡，集合自己的隊伍實行訓練。

與查斯郎諾夫共同在森林中過游擊隊生活的有他親近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最親近的助手政治委員梁沃，即是以前黨的工作人員，安那托里，彼得，薩沙、索洛維岳夫，卡道，阿列克謝依，米海依爾，福米赤和沃洛甲等人。在他們協助之下，他與德國討伐隊，警察進行了無情的鬥爭。游擊隊員們組織了許多爆炸，翻車，放火等破壞工作。並襲擊區管理局，防軍司令部，運輸車和輜重，庫房和油庫。

查斯郎諾夫的榮譽傳遍了全省。他的名字不僅為游擊隊員所愛戴，而且也為廣大農民羣衆所愛戴。游擊隊員都稱他為考俠大爺。農民都稱他為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奇。只要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奇底代表一到村中，那從四面八方就送來了麵、麵包、油和米。而游擊隊員們是很謙恭的，他們僅僅收取自己所急需的東西。查斯郎諾夫每當派自己的隊員去籌食糧的時候，總是說道：『只須收取急需的東西』。

他成了自己隊裏指揮官和戰士的親愛父親：他雖然

把成百上千的人聯合在自己的領導之下，而其態度仍是簡樸自然，和藹可親。游擊隊員認為他是自己的長官而又覺得他是自己最親近的朋友。雖然如此，他却是極其嚴厲的。他總是要人絕對執行他的命令，他最痛惡無紀律，不負責任和無組織的現象。

一天晚上薩少走了之後，查斯郎諾夫不禁馬上憂慮起來——這次戰鬥是很危險的。『仁尼克，唱個歌吧』，——他對自己的副官考爾熱尼說道。這是一位十八歲的敏捷青年，他一步也不會離開自己的長官。他是查斯郎諾夫的最親信的人，完全忠心於他，只要長官一下命令，他就情願犧牲性命而効力。他唱的很好，聲音清晰宏亮，一聽見優美的曲調就能背誦不忘，尤其喜愛電影中的歌曲。『考俠大爺，難道我是游擊隊中的人嗎』，——他說道。——『我應當在莫斯科大劇院的舞台上唱戲…到戰爭完了——我要與考斯洛夫斯基去競賽一下…』

仁尼克唱了一個國民歌，他開始唱道，『我的孩子睡覺吧』，可是查斯郎諾夫沒有心好好聽，就趕快叫大家睡覺去了。而自己却沿着寂靜的野營來回走，並唱着自己所愛唱的歌曲：

不知何故不成眠，請你坐下談一談，
今日寫了一封信，寄往莫京，

寄往遙遠的都城，
我久未見的莫京…

他只記得這一段，一連重複了數次，然後吹一陣口哨再唱起來。他整夜沒有睡覺，到清早先看見了薩沙的朋友安得列，他是襲擊了庫房轉回來的。查斯郎諾夫很注意的看看他，只見他腰上帶着薩沙的手槍。——你說，——他向安得列說道。——都說出來，聽見了沒有，一切都…——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安得列，聽他報告，然後雙手抱着頭痛哭起來了。這種情景是游擊隊員向來未見過的，然而他們懂得自己的長官失掉了最親信人的心情。

——考俠大爺，那有什麼辦法，——安得列說道，——這是戰爭…

——什麼？是的，是…戰爭。波拉唐納赤，你到弟兄們那裏去，安慰安慰他們。告訴他們說，我已派定薩沙、索洛維岳夫底最親近朋友——安得列擔任隊長。到那裏辦完了，就快回來。

到晚上，波拉唐納赤回來了。查斯郎諾夫特別關心的詳細問及戰士們的情緒以及襲擊的細節。當波拉唐納赤開始講索洛維岳夫死的詳情時，查斯郎諾夫就馬上愁容滿面了，聽着傷心的情形，悲哀得難以形容。

六

在羅加赤克村附近，德寇發覺樹林裏有查斯郎諾夫所領導的一支隊伍，於是就開始向該樹林調集兵力。查斯郎諾夫決定深入林內。

可是，早晨得到消息，知德國人時時都在緊跟着游擊隊追趕。敵人已調來了三師人，並帶有大砲，迫擊砲和坦克。鐵路上還有鐵甲車也開來了。所有這些力量都是向查斯郎諾夫底有三百人的基本隊伍，他的鄰近各隊以及駐紮距此不遠的另一些隊伍進攻的。

女無線電報生阿霞，剛才把自己的無線電機佈置到樹叢中並將天線搭到松樹上，開始確定聯系。忽然聽見耳機上傳來了莫斯科的廣播。阿霞聽了之後，立刻站起來，就跑到查斯郎諾夫跟前去了。他正在與指揮官們坐在一齊，腿上放着一張德文的地圖。——考俠大爺，——阿霞叫道，——你得到列寧勳章了，我親自聽見了命令…

關於大爺考俠得獎的消息馬上就傳遍了各隊，因此正在戰鬥時，他的隊員竟不時跑到查斯郎諾夫跟前來祝賀他，與他握手，與他擁抱。

戰鬥是困難的。查斯郎諾夫聲東擊西，施用妙計，留下掩護隊作掩護而退却了。他得欺騙德寇而逃脫了。

游擊隊員們靜悄悄，無聲無響地退到樹林裏去了。

他們向前走了。當休息時，困乏的人們一躺下就睡着了。而查斯郎諾夫却開始籌劃在這一帶樹林中駐紮的各隊伍共同作戰的計劃。他走到鄰隊那裏去工作了好久，同指揮官們討論了情況和各種可能的作戰計劃。

——考俠大爺，——鄰隊一個指揮官向他說道，——請你看看這張紙。

查斯郎諾夫打開一小張用膠水貼得發黃的紙。上邊印着：

『告示。有能活捉到游擊隊頭目查斯郎諾夫或是拿到其屍首者將得以下的獎賞：在德國領得一個大工業企業為永久私產，或任其所欲，無不應允。農民可以隨心領得雙份莊院』

*

*

*

第二天早晨，德國人又發覺了游擊隊，於是又派了三師人來。這一次是查斯郎諾夫最困難的戰鬥。他自己擔任起很大的責任——不只領導自己的隊伍，而且還領導鄰近的各隊伍。在他指揮之下集合了共有兩千人左右。然而他的一切力量都已經處在半包圍中，時時刻刻都有完全陷入包圍之勢。

兩千人已陷入於絕境，將不免於全數滅亡。這是各

隊指揮官們所深知道的，而他們却滿懷着希望看着自己的戰略家，他已百次研究過地圖，並不斷的與當地熟悉該森林錯綜區域的林中農民們領過教了。

——我需要兩點鐘，——查斯郎諾夫說道，——需要支持兩點鐘。然後就會一往順利的。我們要把他們擊潰：…

於是他的基本隊伍領得了命令，去支持必須的兩點鐘時間。正當其餘的隊伍急速開始調動時，他的隊伍支持着主要的打擊。德國人不知道，在自己前面只有幾百人，所以就將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拋來進攻他們。砲彈、雷彈，子彈如雨點一般飛來…可是游擊隊員竟支持住了，使查斯郎諾夫得到了必須的兩點鐘時間。

然後，查斯郎諾夫所思考所準備的一切就完全實現了。他命令幾十個人退却。他們表現出是被逼攻而退却的情形，使敵人會認為這是最後淨扎反抗的力量，但已經是被擊潰而瓦解的人了。一小隊人引誘着德寇穿過密林向南方退走。忽然德寇看見樹林稀少，露出碧藍的青天。前邊現出了一片無樹林的平地，對面林中隱藏着最後一部分游擊隊員的影子。於是德寇也不加思索，逕穿過平原向前撲去，甚至不顧技術已落在後邊，因為他們的坦克和大砲不能迅速穿過密林前進。此刻他們就遇到

了查斯郎諾夫底突擊。查斯郎諾夫用很多功夫尋找這樣窄狹而易於放埋伏的平地，這是林中農人幫他找到的。原來他只派一小隊人退却，而在平地兩旁的樹林中埋伏下了兩個由七、八百人所組成的巨拳。德寇在無樹林掩護的平地上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一千五百枝步槍和自動槍，六十架機關槍一齊向敵人步兵掃射，德寇應聲紛紛倒地，綠茵一般的平地上蓋滿了一厚層德寇灰綠色的屍體。於是游擊隊員從樹叢中喊着「烏啦」一擁而出，撲向前去。當時兩千希特勒匪徒死於密林中的平地上了。而當德寇指揮部省悟過來的時候，——查斯郎諾夫已經走遠了，並且自己的隊伍幾乎沒有損失。

在這種戰鬥之後，查斯郎諾夫明白了，不能把很大的力量集中在一個地方。他於是把自己的隊伍分成許多小隊並繼續領導他們，給每隊分出活動的區域。新的計劃又收得了空前的效果。幾十處開始發火，爆炸，交通斷絕…在查斯郎諾夫隊伍活動的第一個時期，就炸壞了一百七十八輛火車頭，而這只是開始。他自己共計翻倒火車五十次，燒毀並奪得德寇糧食數萬噸，打死了很多市長，村長、警察、防軍司令，——甚至其中還有斯摩稜斯克底防軍司令，上校，——討伐隊員，叛徒和奸細等人。而查斯郎諾夫所最足引以自豪的乃是其隊伍所殲滅

的德國正規軍的官兵數目：據最嚴格和最謙遜的統計，查斯郎諾夫的游擊隊員共消滅了一萬五千名德寇。

一九四二年秋，該隊中共產黨員大會一致通過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查斯郎諾夫為共產黨員。

七

在某村中大家都認識大爺考俠。可說，所有的人家，查斯郎諾夫都到過，喝過茶，與仁尼克和這些主人合唱過他所愛唱的歌曲。

距該村約一個半公里的森林內有一個土窖，那是隊伍底司令部。這個土窖是在波拉唐納赤領導之下按他的圖案築成的。其中有兩個高土台當床鋪，可容約五十人。在兩土台之間是一條溝，溝底上豎着支樑的柱子。柱旁有火爐。

當附近有德國討伐隊或正規軍出現的時候，游擊隊員就到土窖中去隱避一下。當作戰回來安靜的時候，隊員就在村裏休息。

當天夜裏大爺考俠在村子裏住一宿。他照常是睡在地板上，因為不願攪擾房主。他醒得很早，起來把鋪的麥草收拾起來，抱到門洞裏去。女主人在爐灶跟前忙來

忙去。一陣新鮮麵包氣味從爐竈中傳出來。——快啦，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麵包快熟了。——她和藹地微笑着說。

只聽門門一響，進來一位身材高大的游擊隊員。面色乾瘦，嚴寒把臉皮都凍木了，兩頰凍得發青。他側側歪歪地走到板凳前坐下了。

——考俠大爺，不好了，——他說道，——德國丘八追了我一宿。我的脚太無用了，勉強走脫了。只恐怕，客人要來…

可是查斯郎諾夫却不聽他說話，趕快替他脫了皮靴。他的兩隻脚完全凍白了，一隻脚上有兩個脚趾頭已開始發青了。——唉呀，考爾日克朋友，——查斯郎諾夫皺眉說道，——我老實告訴你說，你的脚可是不好。

——考俠大爺，——這位游擊隊員懇切說道，你不要爲我擔心。德寇果然來的話，你最好是走開…

考俠大爺已派仁尼克去叫梁沃和波拉唐納赤去了——他倆宿在鄰近房內，而自己却親自給考爾日克揉搓凍傷的脚，並給他抹上油，隨後又脫下自己的皮靴，解開脚布，把粗造的毛襪子脫下來輕輕地給考爾日克穿上。然後自己又穿好皮靴。此時，波拉唐納赤進來了。

——參謀長你好呵，——查斯郎諾夫說道。——考

爾日克說客人快來到了。要趕快預備。把所有病人、傷人、子彈箱、肉等等馬上都搬到土窖裏去。在向西切夫卡去的小林中和依萬諾夫卡的大路上都趕快派好哨兵。固然不一定就從依萬諾夫卡來，可是總得派哨兵去。

參謀長帶着考爾日克走出去並馬上下了命令，趕快使病人坐上雪車，裝上肉和子彈箱，就送往根據地去了。查斯郎諾夫同梁沃以及仁尼克即沿村召集隊員。

此刻從西切夫卡小林中傳來了槍聲。當夜在該村住宿的三十名游擊隊員業已在查斯郎諾夫，梁沃和仁尼克等人的周圍集齊了。

——同志們，——查斯郎諾夫叫道，——時間是寶貴的。當我們的病人還沒有趕到根據地之前，需要擋住敵人才行。

游擊隊員們困難的踏着深雪，從菜園裏跑向西切夫卡小林去。查斯郎諾夫站在一所小房跟前，給留在他周圍的四個游擊隊員下命令。在此剎那間從依萬諾夫卡那面響了一槍，接着就是一排自動槍聲，子彈嗒嗒嗒的一陣響，從寒冷的空中像撒豆一般落下來了。——跟我來！——查斯郎諾夫把盒子槍一揮，喊着就跑，向後往依萬諾夫卡的路上跑。迎面跑過來一個青年游擊隊員，——考俠大爺，那裏敵人很多，有二百人…都是強壯的…

——你嚇壞了麼？——查斯郎諾夫笑道，可是立刻又恢復了莊嚴的神氣。跟着他的有六個人——仁尼克和五個游擊隊員。他是第七個。人數並不算多，可是須要擋住德寇，須要保護在村莊另一端作戰的隊伍底後方。

子彈在空中飛鳴，而查斯郎諾夫也開火迎擊。德寇已逼到跟前了。仁尼克總未離開查斯郎諾夫，射着自動槍，竭力向前鑽。他忽然一抖竟倒下了。——仁尼克，親愛的仁尼克，你怎樣咧？——查斯郎諾夫喊着向自己副官跟前跑。正當此時，他覺得胸膛受到打擊，皮衣內一熱而頭昏眼花了…

三十個人且射且退而進到樹林中去了。他們支持不住了，敵人竟派了兩營人來打這一小組游擊隊。德寇進入村莊，站在查斯郎諾夫屍體跟前。他們將農民趕來，問他們躺在這裏的是誰，打死的是什麼人。農民沈默地望着查斯郎諾夫的屍首不作聲，而走過去了。只有阿甫道其婭——查斯郎諾夫當夜在她家裏住了宿——對翻譯官答道：

——誰知道他是什麼人。想必是游擊隊員。誰會都認得他們呢，不是張三，就是李四，再不就是大爺，二叔。好像他是叫彼得…

德寇帶了二十個男子走了，並且下命令叫埋葬打死的人。

全村的人都來送葬。農民排成長隊從墓前走過，他們一個挨一個，悲哀沈痛，肅嚴靜默地慢慢走着，只聽得婦女嗚咽的悲聲。人們走到墓前站着，行禮追悼，揚了一抔土而說道：

——永別了，我們的朋友，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

第二天清晨，梁沃又來到大爺考俠底墓前作別。他在這個由夜間風雪捲上一層鵝毛細雪的小塚前，脫帽靜立了很久，注視着這個小塚，似乎他要看穿塚上的冷土，再能與自己親愛的長官重見一面。然後他坐在一個木楯上，從皮包裹掏出一張紙來——這是他已着手寫給朋友的信——就開始寫道：

「現在來到我親愛的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底墓前，傷心落淚。無論是溫柔的熱愛，無論是驚嚇或痛苦都永遠不能再使這個僵冷的屍體顫動了。我們永遠再不能看見這位無尚高貴的人了。你睡吧，我的朋友；安睡吧。你的游擊隊員們定要把我們的事情完成到底。我將親身領着他們去作新的戰鬥…」

他寫到這裏停了一下，把最後幾行讀了一遍，想一

想，又補充寫道：

「我在你的靈前宣誓，我要替你報仇，定使敵人給你大大償命……」

——我向你宣誓！——他高聲重複道。——我向你宣誓！

然後才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覺得宣誓的聲音仍在查斯郎諾夫墓上響個不停，他覺得這個宣誓將由回音從森林傳到森林、由村莊傳到村莊、由城市傳到城市，永遠傳流不息，成爲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的永遠紀念。

八

關於大爺考俠——考斯坦丁、謝爾格也維赤陣亡的消息由森林傳到森林，由村莊傳到村莊，由城市傳到城市，到處都傳遍了。這位人民英雄在農民精神上影響之大，在他們心中之懷念親切，竟使農民不想信這個消息，不願承認他是真死了。可是來一批人也說，又一批人也說，而當向他們問道：——這是真的嗎？——他們就低頭悲哀答道：——是…真的…

在許多村鎮和城市中都成立了新的游擊隊伍。第一隊是在查斯郎諾夫犧牲的那個村莊上組織起來的。到第

二天有三十個親眼看見查斯郎諾夫陣亡和參加安葬他的人來找梁沃，梁沃滿懷悲憤和復仇的怒火代替了查斯郎諾夫底職位。「我們這支隊伍，——一位長者說道，——我們想把它叫做查斯郎諾夫隊」。凡是聽到該游擊隊長陣亡的悲哀消息的地方都成立了命名查斯郎諾夫的大小隊伍。鄉村中的全權代表或單個農民都來見梁沃。先前與查斯郎諾夫在火車修理廠相識的老同志，弗拉吉米爾也組織了自己的隊伍。另有一隊，確實不大，只三十個人，而竟馬上作了數次順利的軍事破壞工作。這個隊伍在鐵路交通上活動，它如此打擊敵人，竟使德寇想道：莫非查斯郎諾夫還活着，傳說他死了的消息莫非是空放謠言，故作掩蓋吧？…

查斯郎諾夫所率領的隊伍增長起來，並且還繼續增長着，其他或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或在熱烈的心靈中印着他的名字的隊伍也正在增長着。別洛露西亞人民正在爲自己的兒子——蘇聯英雄查斯郎諾夫，爲他們的兄弟和姊妹，爲一切被德寇所折磨和慘殺的蘇聯人民底兒女而復仇。

(完)

